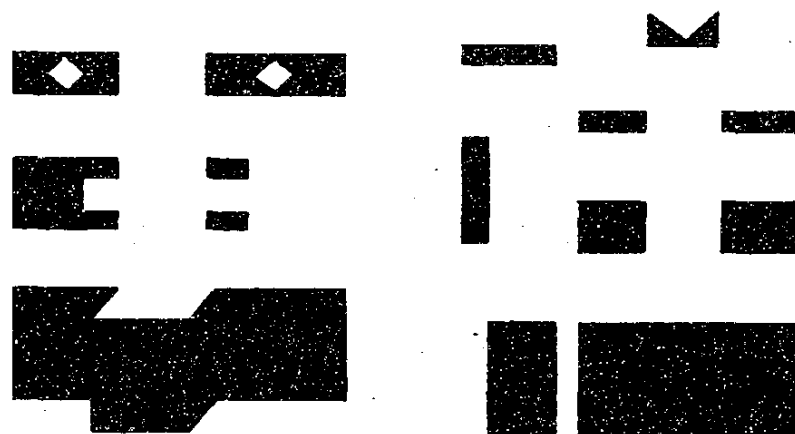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冰 心
文 藝 小 說

天津東方書店出版

往事

胡蝶

冰心著

往事（一）

在別人只是模糊記着的事情，

然而在心靈脆弱者，

已經反覆而深深地

鏤刻在迴憶的心版上了！

索性憑着深刻的印象，

將這些往事

移在白紙上罷！

再回憶時

不向心版上搜索了！

（一）

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，一節一節的斬斷了，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。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：含淚的看，微笑的看，口裏吹着短歌的看。



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，這般豐滿而清麗！

我有一個朋友，常常說，『來生！來生！』——但我却如此說：『假如生命有乏味的，我倘有來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滿足的了！』

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；海的西邊，山的東邊，我的生命樹在那里萌芽生長，吸收着山風海濤。每一根小草，每一粒沙礫，都是我最初的戀慕，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，

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，憨嬉的圖畫，寂寞的圖畫，愚拙的圖畫，和泛泛無着的圖畫。

於下罷，不堪迴憶！

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陰；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，都是這綠陰烘托出來的。有濃紅的，有淡白的，有不可名色的……

晚晴的綠陰，朝霧的綠陰，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，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，感謝這曲曲屏山！他圈住了我許多思想。

第三個厚的圓片，不是大海，不是綠陰，是什麼？我不知道！

假如生命是無味的，我不要來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滿足的了。

(2)

黑暗不是陰霾，我恨陰霾，我却愛黑暗。

在光明中，一切都顯着了。黑是黑白是白的，也有了樹，也有了花，也有了牆，也有了藍瓦；便一切嶄然，便有人，有我，有世界。

頌美黑暗！謳歌黑暗！只有黑暗能將這一切都消滅調和於虛空混沌之中；沒有了人，沒有了我，

黑暗的園裏，和華同坐。看不見她，也更看不見我，我們只深深的談着，說到同心處，竟不知是我說的，還是她說的，入耳都是天樂一般——只在一陣風過，槐花墜落如雨的時候，我因着衣上的感覺，和感覺的界限，纔覺得「我」不是「她」，纔覺得黑暗中仍有「我」的存在。

華在黑暗中遞過一朵茉莉說：『你戴上罷，隨着花香，你縱然起立徘徊，我也知道你在何處。』——我無言的接了過來。

「華妹呵，你終竟是個小孩子，槐花，茉莉，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東西，在無人我的世界裏，要拒絕這個！」

（3）

『只是等着，等着，母親還不回來呵！』

乳母在燈下睜着疲倦下垂的眼睛，說：『瑩哥兒！不要儘着問我，你自己上樓去，在欄邊望一望，山門內露出兩盞紅燈時，母親便快來了。』

我無疑地開了門出去，黑暗中上了樓——望着，望着，無有消息。

繞過那邊欄旁，正對着深黑的大海，和閃爍的燈塔。

幼稚的心，也和成人一般，一時的光明朗澈——你深思，我數着燈光明滅的數兒，數到第十八次。我對着未曾想見的命運，自己假定的起了懷疑。

『人生！燈一般的明滅，飄浮在大海之中。』——我起了無知的長太息。

生命之燈燃着了，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着了！

（4）

在堂裏忘了有雪，并不知有月。

匆匆的走出來，捻滅了燈，原來月光如水！

只深深的雪，微微的月呵！地下很清楚的現出掃除了的小徑。我一步一步的走，走到牆邊，還覺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葉。牆的黑影覆住我，我在影中抬頭望月。

雪中的故宮，雲中的月，薨瓦上的獸頭——我回家去，在車上，我覺得這些熟見的东西，是第一次這樣明澈生動的入到我的眼中，心中。

(5)

場廳裏四隅都黑暗了，只整齊的椅子，一行行的在陰沉沉的影兒裏平列着。我坐在盡頭上近門的那一邊，撫着錦衣，撫着繡帶和纓冠凝想——心情複雜得很。

晚霞在窗外的天邊，一剎濃紅，一剎深紫，迴光到屋頂上——
台上琴聲作了。一圈的燈影裏，從台側的小門，走出十幾個白衣綵飾，散着

頭髮的安琪兒，慢慢的相隨進來，無聲地在台上練習着第一場裏的跳舞。

我凝然的看着，瀟灑極了，溫柔極了，上下的輕紗的衣袖，和着縱鏗的琴聲，合拍的和我心絃跳動，怎樣的感人呵！

燈滅了，她們又都下去了，上台台下只我一人了。

原是我出來疎散休息着的，我却那里能休息？我想……一會兒這場裏便充滿了燈彩，充滿了人聲和笑語，怎知道劇前只爲我一人的思考室呢？

在宇宙之始，也只有一个造物者，萬有都整齊平列着。他凭在高欄，看那些光明使者，歌頌——跳舞。

到了宇宙之中，人類都來了，悲劇也好，喜劇也好，伴悲詭笑的演了幾場。劇完了，人散了，燈滅了，……一時沉黑，只有無盡無窮的寂寞！

一會兒要到台上，要說許多的話；悠釋的話，激昂的話，戀別的話……何嘗是我要說的？但我既這樣的上了台，就必須這樣的說。我千辛萬苦，冒進了陰慘的夜宮，經過了光明的天國，結果在劇中還是做了一場大夢。

印證到真的——比較的真的——生命道上，或者只是時間上久暫的分別罷了

；但在無限之生裏，真的生命的幾十年，又何異於台上之一瞬？

我思路沉沉，我覺悟而又惆悵，場裏更黑了。

台側的門開了，射出一道燈光來——我也須下去了，上帝！這也是「爲一大事出世！」

我走着台上幾小時的生命的道路……

又乏倦的倚着台後的琴站着——幕外的人聲，漸漸的遠了，人們都來過了；悲劇也罷，喜劇也罷，我的事完了；從宇宙之始，到宇宙之終，也是如此，生命的道路走盡了！

看她們洗去鉛華，卸去妝飾，無聲的忙亂着。

滿地的衣裳狼藉，金戈和珠冠雜置着。台上的仇恨，現在也拉着手說話；台上的親愛的人，却東一個西一個的各忙自己的事。

我只看着——終竟是弱者呵！我愛這幾小時如夢的生命！我撫着頭髮，撫着錦衣，……『生命只這般的幻夢麼』

涵在廊上吹簫，我也走了出去。

天上只微微的月光，我撩起垂拂的白紗帳子來，坐在廊上的牀邊。

我的手觸了一件蠕動的東西，細看時是一條很長的蜈蚣。我連忙用手絹拂到地上去，又喚涵踩死他。

涵放了簫，只默然的看着。

我又說：『你還不踩死他！』

他抬起頭來，嚴重而溫和的目光，使我退縮。他慢慢的說：『姊姊，這也是一個生命呵！』霎時間，使我有無窮的慚愧和悲感。

(7)

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們兩缸蓮花，一缸是紅的，一缸是白的，都擺在院子裏。八年之久，我沒有在院子裏看蓮花了——但故鄉的園院裏，却有許多；不但有並蒂的，還有三蒂的，四蒂的，都是紅蓮。

九年前的一個月夜，祖父和我在園裏乘涼，祖父笑着和我說，『我們園裏最

初開三蒂蓮的時候，正好我們大家庭中添了你們三個姊妹。大家都歡喜，說是應了花瑞。』

半夜裏聽見繁雜的雨聲，早起是濃陰的天，我覺得有些煩悶。從窗內往外看時，那一朵白蓮已經謝了，白瓣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。梗上只留個小小的蓮蓬，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，那一朵紅蓮，昨夜還是菡萏的，今晨却開滿了，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。

仍是不適意！——徘徊了一會子，窗外雷聲作了，大雨接着就來，愈下愈大。那朵紅蓮，被那繁密的雨點，打得左右欹斜。在無遮蔽的天空之下，我不敢下階去，也無法可想。

對屋裏母親喚着，我連忙走過去，坐在母親旁邊——一回頭忽然看見紅蓮旁邊的一個大荷葉，慢慢的傾側了來，正覆蓋在紅蓮上面……我不寧的心緒散盡了！

雨勢並不減退，紅蓮却不搖動了。雨點不住的打着，只能在那勇敢慈憐的荷花上面，聚了些流轉無力的水珠。

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——

母親呵！你是荷葉，我是紅蓮。心中的雨點來了，除了你，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？

(8)

原是兒時的海，但再來時却又不同。

傾斜的土道，緩緩的走了下去——下了幾天的大雨，溪水已漲抵橋板下了。

再下去，沙上軟得很，揀塊石頭坐下，伸手輕輕的拍着海水……兒時的朋友呵，

又和你相見了！

一切都無改：燈塔還是遠立着，海波還是黏大的進退着，坡上的花生園子，還是有人在耕種着。——只是我改了，膝上放着書，手裏拿着筆，對着從前絕不起問題的四圍的環境思索了。

居然低頭寫了幾個字，又停止了，看了看海，坐的太近了，凝神的時候，似

乎海波要將我飄起來。

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——一次來心境已變了，再往後時如何？也許是海藉此要拒絕我這失了童心的人，不讓我再來了。

天色不早了。採了些野花，也有黃的，也有紫的，夾在書裏，無聊的走上坡去——華和杰他們却從遠遠的沙灘上，拾了許多美麗的貝殼和卵石，都收在籃裏，我只站在橋邊等着……

他們原和我當日一般，再來時，他們也有像我今日感想麼？

（9）

只在夜半忽然醒來的時候，半意識的狀態之中，那種心情，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嬰兒一樣的。——每一種東西，每一件事情，都漸漸的，清澈的，侵入光明的意識界裏。

一個冬夜，只覺得心靈從渺冥黑暗中漸漸的清醒了來。

雪白的牆上，那來些粉霞的顏色？那光輝還不住的跳動——是夜月麼？比他

清明。是朝陽麼？比他穩定。欠身看時，却是薄簾外熊熊的爐火。是誰臨睡時將他添得這樣旺！

這時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。我另到一個世界裏去了，澄澈清明，不可描畫；白日的事，一些兒也想不起來了，我只靜靜的……

回過頭來，牀邊小几上的那盆牡丹，在微光中暈紅着臉，好像淺笑着對我說，『睡人呵！我守着你多時了。』——水仙却在光影外，自領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，又好像和倚在她旁邊的梅花對語。

看守我的安琪兒呵！在我無知的濃睡之中，都將你們辜負了！

火光仍是漾着，我仍是靜着——我意識的界限，却不只牡丹，不止梅花，漸漸的擴大起來了。但那時神清若水，一切的事，都像剔透玲瓏的石子般，侵在水裏，歷歷可數。

一會兒漸漸的又沉到無意識界中去了——我感謝睡神，她用夢的簾兒，將光霧般的一夜，和塵囂的白日分開了，使我能完全的留一個清絕的記憶！

晚餐的時候。燈光之下，母親看着我半天，忽然想起笑着說，『從前在海邊住的時候，我悶極了，午後睡了一覺，醒來遍處找不見你。』

我知道母親要說什麼——我只不言語，我憶起我五歲時的事情了。

弟弟們都問，『往後呢？』

母親笑着看着我說：『找到大門前，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階上，對着大海呢！我睡了三點鐘，她也坐了三點鐘了。可憐的寂寞的小人兒呵！你們看她小時已經是這樣的沉默了——我連忙上前去，珍重地將她攬在懷裏……』

母親眼裏滿了歡喜慈憐的珠淚。

父親也微笑了。——弟弟們更是笑着看我。

母親的愛，和寂寞的悲哀，以及海的深遠：都在我的心中，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說的惆悵！

（11）

忘記了是那一個春天的早晨——

手裏拿着幾朵玫瑰，站在廊上——馬蓮遍地地開着，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綠叢中顫動。

她們兩個在院子裏緩步，微笑的互視的談着。

這一切都與我無關涉——朝陽照着她們，和風吹着她們；她們的友情在朝陽下蘊釀，她們的衣裙在和風中整齊地飄揚。

春浸透了這一切——浸透了花兒和青草……

上帝呵！獨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。

（12）

悶極，是出遊都可散懷。——更和她們出遊了半日。

回來了——一路只泛泛的。

震盪的車裏，我只向後攀着小圓窗看着。彎曲的道兒，跟着車走來，愈引愈長。樹木，村舍，和田隴，都向後退曳了去，只有西山峯上的晚霞不動。

車裏，她們捉對兒談話，我和晚霞談話。——『晚霞！我不配和你談心，但

你總可容我瞻仰。』

車進到城門裏，我偶然想起那園來，她們都說去走一走，我本無聊，只微笑隨着她們，車又退出去了。』

悄悄地進入園裏，天色漸暗了——憶起去年此時，正是出園的時候那時心緒又如何？

幽涼裏，走過小橋，走過層階，她們又四散了。我一路低首行來，猛抬頭見了烈塚。碑下獨坐，四望青青。晚霞更紅了！

正在神思飛越，忠從後面來了。我們下了台去，在仄徑中走着。我說，『我願意在此過這悠長的夏日，避避塵囂。』她說，『佳時難再，此遊也是紀念。』我無言點首。

鳥兒都休息了，不住的啁啾着——暮色裏，匆匆的又走了出來。車進了城了，我仍是向後望着，涼風吹着衣袖和頭髮——莊嚴蒼古的城樓，浮在晚霞上，竟留了個最濃郁的回憶！

小別之後，星來訪我——坐在窗下寫些字，看些畫，晚涼時纔出去。

只談着談着，窗外的夕陽漸漸的淡了，牆影漸漸的長了，晚霞退了，繁星生了；我們便漸漸的浸到黑暗裏，只能看見近旁花台裏的小白花，在蒼茫中閃爍——搖動。

她談到沿途的經歷和感想，便說：『月下宜有清話。羣居雜談，實在無味。』我說，『夜坐談話，到底比白日有趣，但各種的夜又不同了。月夜宜清談，星夜宜深談，雨夜宜絮談，風夜宜壯談……固然也須人地兩宜，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趨勢……』

那夜樹影深深，四顧悄然，却是個星夜！

我們的談話，並不深到許多，但已覺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。

(14)

每次拿起筆來，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，我嫌太單調了，常常因此擱筆。每次和朋友談話。談到風景，海波又侵進談話的岸線裏，我嫌太單調了，常

常因此默然，終於無語。

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，仰望天河，又談到海。我想索性今夜澈底的談一談海，看詞鋒到何時爲止，聯想至何處爲極。

我們說着海潮，海風，海舟……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。

涵說，『假如有位海的女神，她一定是「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」的。』我不覺笑問，『這話怎講！』

涵也笑道，『你看雲霞的海上，何等明媚；風雨的海上，又是何等的陰沉！』杰兩手抱膝凝聽着，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，指點着說：『她……她住在燈塔的島上，海霞是她的扇旗，海鳥是她的侍從；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，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，胸前掛着明星的瓔珞；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……』

楫忙問，『大風的時候呢？』杰道：『她駕着風車，狂飆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；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船。下雨的時候，便是她憂愁了，落淚了，大海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。黃昏的時候，霞光燦然，便是她迴波電笑，雲髮飄揚，丰神輕柔而瀟灑……』

這一番話，帶着畫意，又是詩情，使我神往，使我微笑。

楫只在小椅子上，挨着我坐着，我撫着他，問，『你的話必是更好了，說出來讓我們聽聽！』他本靜靜的聽着，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兒，笑道，『海太大了，我太小了，我不會說。』

我肅然——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，笑說，『好一個小哲學家！』

涵道：『姊姊，該你說一說了。』我道，『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——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！』

杰笑道，『我們不配做女神，也不要「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」的。』

他們都笑了——我也笑說，『不是說做女神，我希望我們都做個「海化」的青年。像涵說的，海是溫柔而沉靜，杰說的，海是超絕而威嚴，楫說的更好了，海是神祕而有容，也是虛懷，也是廣博……』

我的話太乏味了，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，我扶住了，回身輕輕地將他放在竹榻上。

——涵忽然說，『也許是我看的書太少了，中國的詩裏，詠海的真是不多；可惜

這麼一個古國，上下數千年，竟沒有一個「海化」的詩人！

從詩人上，他們的談鋒便轉移到別處去了——我只默默的守着棋坐着，剛纔的那些話，只在我心中，反覆的尋味——思想。

(15)

黃昏時下雨，睡得極早，破曉聽見鐘聲續續的敲着。

這鐘聲不知是那個寺裏的，起的稍早，便能聽見——尤其是冬日——但我從來未曾數過，到底敲了多少下。

徐徐的披衣整髮，還是四無人聲，只聞啼鳥，開門出去，立在欄外，潤溼的曉風吹來，覺得春寒還重。

地下都潮潤了，花草更是清新，在濛濛的曉煙裏籠蓋着，秋千的索子，也被朝露壓得沉沉下垂。

忽然理會得枝頭漸綠，牆內外的桃花，一番雨過，都零落了——
憶起斷句『落盡桃花澹天地，』臨風獨立，不覺悠然！
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有許多可紀的事；一年三百六十五夜，更有許多可紀的夢。

在夢中常常是神志湛然，飛行絕跡，可以解却許多白日的塵機煩慮，更有許多不可能的、意外的遨遊，可以突兀實現。

一個春夜：夢見忽然在一個長廊上徐步，一帶的花竹欄杆，欄外是水。廊上近水的那一邊，不到五步，便放着一張小桌子，用花邊的白布罩着，中間一瓶白丁香花，雜着玫瑰，旁邊還錯落的擺着杯盤，望到廊的盡處，幾百張小桌子，都是一樣的。好像是有什麼大集會，候客未來的光景。

我不敢久駐，輕輕的走過去，廊邊一扇綠門，徐徐推開，又換了一番景緻，長廊上的事，一概忘了。

門內是一間書室，盡是籐榻竹椅，地上鋪着花蓆，一個女子，近窗寫着字，我彷彿認得是在夏令會裏相遇的誰家姊妹中之一。

我們都沒有說什麼，我也未曾向她謝擅入的罪，似乎我們又是約下的。這時

門外走進她的妹妹來，笑着便帶我出去。

走過很長的甬道，兩旁柱上掛着許多風景片，也都用竹框嵌着，道旁遮滿了馬櫻花。

出了一個圓門——便是夢中意識的焦點，使我醒後能帶挈着以上的景緻，都深憶不忘的——到了門外，只見一望無邊蔚藍欲化的水！

這一片水：不是湖也不是海，比湖蔚藍，比海平靜，光豔得不可描畫。……不可描畫！生平醒時和夢中所見的水，要以此爲第一了！

一道柳隄將這水界開了，綠意直伸到水中去，隄上緩步行來，夢中只覺飄然，悠然，而又撫然！

走盡了長隄，到了青翠的小山邊，一處層階之下，聽得堂上有人講書。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邊，問我，『你上去不？』我謝她說，『不去罷，還是到水邊好。』

一轉身又只乘我自己了，這回却沿着水岸走，風吹着柳葉，附滿了綠苔的石頭，錯雜的在細流裏立着，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靈魂……

簾子一聲響，夢驚碎了！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幾漾，便一時散開了，蕩化了！
張遞過一封信，匆匆的便又出去。

我要留夢，夢已去無痕跡……

朦朧拿起信來一看，却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張明信片。

晚上我便寄她幾行字：

姊姊！

清福便獨享了罷，

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？

心靈裏已是煩忙，

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，

頻來入夢！

（17）

我坐在院裏，儀從門外進來，悄悄地和我說，『你睡了以後，叔叔騎馬去了』

，是那匹好的白馬……」我連忙問，「在那里？」他說，「在山下呢，你去了，可不許說是我告訴的。」我站起來便走。儀自己笑着，走到書室裏去了。

出門便聽見濤聲，新雨初過，天上還是輕陰，曲折平坦的大道，直斜到山下，既跑了就不能停足，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，轉過馬岡，已望父親在平野上往來馳騁，這時聽得乳娘在後面追着，喚「慢慢的走，看道滑掉在谷裏！」我不能回頭，索性不理她，我只不住的喚着父親，乳娘又不住的喚着我。

父親已聽見了，回身立馬不動，到了平地上，看見董自己遠遠的立在樹下。我笑着走到父親馬前，父親凝視着我，用鞭子微微的擊我的頭，說：「睡好好的，又出來作什麼！」我不答，只舉着兩手笑說，「我也上去！」

父親只得下來，馬不往的在場上打轉，父親用力牽住了，扶我騎上，董便過來挽着轉轡頭，緩緩的走了。擡頭一看，乳娘本站在岡上望着我。這時纔轉身下去

我和董說，「你放了手，讓我自己跑幾週！」董笑說，「這馬野得很，姑娘管不住，我快些走就得了。」

漸漸的走快了，只聽得耳旁海風，只覺得心中虛涼，只不住的笑，笑裏帶着歡喜與恐怖。

父親在旁邊說，『好了，再走要頭暈了！』說着便走過來。我擦開臉上的短髮，雙手扶着鞍子，笑對父親說，『我再學騎十年的馬，就可以從軍去了，像父親一般，做勇敢的軍人！』父親微笑不答。

馬上看了海面的黃昏——

董在前牽着，父親在旁扶着，晚風裏上了山，直到門前，母親，和儀，還有許多人，都到馬前來接我。

（18）

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，醒時使人惆悵而煩悶。

，無聊的洗了手臉，天色已黃昏了，到門外園院小立，抬頭望見了一天金黃色的雲彩。——世間只有雲霞最難用文字描寫，心裏融會得到，筆下却寫不出。因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，雲霞却是最靈幻的，最不着迹的，徒喚奈何！

回身進到院裏，隔窗喚涵遞出一本書來，又到門外去讀，雲彩又變了，半圓的月，漸漸的沒入雲裏去了。低頭看了一會子子的書。聽得笑聲，從圓形的綠滿豆葉的棚下望過去，杰和文正並坐在秋千上：往返的蕩搖着，好像一幅活動的影片，——光也從圓片上出現了，在後面替他們推送着。光夏天瘦了許多，但短髮拂額，仍掩不了她的慙態。

我想隨處可寫，隨時可寫，時間和空間裏，開滿了空靈清豔的花，以供慧心人的採擷，可惜慧心人寫不出！

天色便暗了，書上的字已經看不見，雲色又變了，從金黃色到了暗灰色。輕風吹着紗衫，已是太涼了，月兒又不知那里去了。

(19)

後樓上伴芳彈琴。忽然大雷雨——

那些日子正是初離母親過宿舍生活的時期。一連幾天，都是好天氣，同學們一起讀書說笑，不覺把家淡忘了。——但這時我心裏突然的鬱悶焦燥，

我站在琴旁，低頭撫着琴上的花紋說，『我們到前樓去罷！』芳住了琴勸我說：『等止了雨再走，你看這麼大的雨，如何走得下去；你先在一旁坐着，聽我彈琴，好不好？』我無聊只得坐下。

雷聲只管隆隆，雨聲只管澎湃，天容如墨，窗內黑暗極了，我替芳開了琴旁的電燈，她依舊彈着琴，只抬頭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。

她不注意我，我也不注意她——我想這時母親在家裏，也不知道做些什麼？也許叫人捲起簾簾，挪開花盆，小弟弟們都在廊上拍手看雨……

想着，目注着芳的琴譜，忽然覺得紙上漸漸的亮起來。回頭一看，雨已止了，夕陽又出來了，浮雲都散了，奔走得很快，樹上綠更了，蟬兒又帶着溼聲亂叫着。

我十分歡喜，過去喚芳說，『雨住了，我們下去罷！』芳看一看壁上的鐘，說，『只剩一刻鐘了，再容我彈兩遍。』我不依，說，『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』說着回頭便走。她只得關上琴蓋，將琴譜收在小櫃子裏，一面笑道，『你這孩子真磨人！』

球場邊雨水成湖，我們挨着牆邊，走來走去。藤蘿上的殘滴，還不時的落下來，我們并肩站在水邊，照見我們在天上雲中的影子。

只走來走去的談着，鬱悶已沒有了。那晚我竟沒有上夜堂去，只坐在秋千板上，勞攀着秋千索子，站在我旁邊，兩人直談到夜深。

（20）

精神上的朋友宛因，和我的通訊裏，曾一度提到死後，她說：『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，四面矮矮的石欄，墓上一個十字架，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。……這裏要在山間幽靜處，叢樹陰中，有溪水徐流，你一日在世，有什麼新開的花朵，替我放上一兩束，其餘的人，就不必到那裏去。』

我看完這一段，立時覺得眼前湧現了一幅清幽的圖畫。但是我想來想去……
宛因呵，你還未免太「人間化」了！

何如腳兒赤着，髮兒鬆鬆的挽着，軀殼用縞白的輕絹裹着，放在一個空明瑩澈的水晶棺裏，用紗燈和細樂，一葉扁舟，月白風清之夜，將這棺兒送到海上，

在一片挽歌聲中，輕輕的繫下，葬在海波深處。

想像弔者白衣如雪，幾隻大舟，首尾相接，耀以紅燈，繞以清樂，一簇的停在波心，何等淒清，何等蒼涼，又是何等的豪邁！

以萬頃滄波作墓田，又豈是人跡可到？即使專誠要來瞻禮，也只能下俯清波，遙遙憑弔。

更何必以人間暫時的花朵，來娛悅海中永久的靈魂！看天上的亂星孤月，水面的晚烟朝霞，聽海風夜奔，海波夜嘯，比新開的花，徐流的水，其壯美的程度相去如何？

從此穆然，超然，在神靈上下，魚龍競逐，珊瑚玉樹交枝迴繞的淵底，垂目長眠：那真是數千萬年來人類所未享過的奇蹟！

至此擱筆精志灑然，忽然憶起少作走韻的「集韻」中有：『少年哀樂過於人，消息都妨父老驚，一事避君君匿笑，欲求標渺反幽深。』——不覺一笑！

往事(其二)

她是翩翩的乳燕，

橫海飄遊，

月明風緊，

不敢停留——

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

總帶着鄉愁！

(一)

那天大雪，鬱鬱黃昏之中，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，絨絨的雪上，極整齊分明的鑄着我們偕行的足印。獨自歸來的路上，偶然低着，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，只這一瞬間，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蹤跡。——白茫茫的大地上，還有誰知道這一片雪下，一刹那前，有個同行，有個送別？

我的必因覺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！蘇東坡的：

『人生到處知何似？

應似飛鴻踏雪泥——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

鴻飛那復計東西！

.....』

那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，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？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的……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！

生命何其實在？又何其飄忽？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，撲到臉上時，明明覺得砭骨勁寒；他又匆匆吹過，颯颯的散到樹林子裏，到天空中，渺無來因去果，縱騎着快馬，也無處追尋。

原也是無聊，而薄紙存留的時候，或者比時晴的快雪長久些——今日不樂。松濤細響之中，四面風來的山亭上，又提筆來寫「往事。」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下去，漸漸翻近中葉：頁頁佳妙，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，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。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。他輕描淡寫了，又展開在我眼前；我瞻仰之下，加上一兩筆點綴

點綴完了，自己看着，似乎起了感慨，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？生命刻

刻消磨於把筆之頃……

這時青山的春雨已灑到松梢了？

(2)

那有心腸？然而竟被友人約去話別——

回來已是暮色沉沉。今夜沒有電光，中堂燃着兩支蠟燭，閃閃的光影，從竹簾裏透出，覺得淒清。

走到院子裏，已聽見母親和涵杰斷斷續續的說話。等我進去時，簾子響處，聲音都寂。母親只低着頭做針線，涵杰惘然的站了起來，卻沒有話說，只扶着椅背，對着閃閃的燭光呆望。

我懷疑着，一面向母親說着今天餞別的光景，他們兩個竟不來搭話，我也不問。

母親進去了，我總問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涵杰不言語，杰歎了一口氣，半晌說，『母親說……她捨不得你走，你走了她如同……但她又不願讓你知道……』

幾個月來，我們原是彼此心下雪亮，只是手軟心酸，不敢揭破這一層紙。然而今夜我聽到了這意中的言語，我竟呆了——

忽然涵望着杰沉重的說，『母親吩咐不對瑩哥說，你又來多事做什麼！』暫時沉默——這時電燈燦然的亮了，明光裏照見他門兩個的臉都紅着。

杰囁囁着說，『我想……我想不要緊的……』

涵截住他，『不，我不許你說！』聲音更嚴厲了。

這時杰真急了，覺得過分的受哥哥的訶斥。他也大聲的說，『瞞別人，難道要瞞自己的姊姊？』他負固的抵抗着。

我已喪失了裁判的能力，茫然的，無心的吹滅了蠟燭，正要勉強的說一兩句話——

涵的聲音淒然了，『正是不瞞別人，只瞞自己姊姊呢！』

兩對辛酸的眼光相觸，如同剛剛卸下的琴絃一般，兩個人同時無力的低下頭去。

我神魂失據的站在他們中間——

電燈又滅了——感謝這一霎時消失的光明！我們只覺得溫熱顫動的手，緊緊的互握着，却看不見彼此盈盈的淚眼！

(3)

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，無可比擬！彷彿萬一，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，雖是照人的明豔，卻不飛揚妖冶：是低眉垂袖，瓔珞矜嚴。

流動的光輝之中：一切都失了正色：松林是一片濃黑的，天空是瑩白的，無邊的雪地，竟是淺藍色的了。這三色襯成的宇宙，充滿了凝靜，超逸，與莊嚴：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，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，幾乎不容凝視，不容把握！

今夜的林中，決不宜於將軍夜獵——那從騎雜沓，傳叫風生，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纖的雪地：朶朶的火燎，和生寒的鐵甲，會繚亂了靜冷的月光。

今夜的林中，也不宜於燃枝野餐——火光中的喧嘩歡笑，杯盤狼藉，會驚起樹上穩棲的禽鳥；踏月歸去，數里相和的歌聲，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
界。

今夜的林中，也不宜於愛友話別，叮嚀細語——淒意已足，語音已微；而抑鬱纏綿，作繭自縛的情緒，總是太「人間的」了，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，空闊的山林。

今夜的林中，也不宜於高士徘徊，美人掩映——縱使林中月下，有佳句可尋，有佳音可賞，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，只容意念迴旋，不容人物點綴。

我倚枕百般迴腸凝想，忽然一念回轉，黯然神傷……

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，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！

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下視；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，雪色侵圍闌外，月光浸着雪淨的衾稠，逼着玲瓏的眉宇。這一帶長廊之中：萬籟俱絕，萬緣俱斷有如水的客愁，有如絲的鄉夢，有幽感，有澈悟，有所禱，有懺悔，有萬千種話……

山中的千百日，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，世事從頭減去，感悟逐漸侵來，已濾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。這時縱是頑石鈍根，也要思量萬事，何況這些思深善懷的女子？

往者如觀流水——月下的鄉魂旅思：或在羅馬故宮，頽坦廢柱之旁；或在萬

里長城，缺堞斷階之上；或在約但河邊，或在麥加城裏？或超渡萊因河，或飛越落磯山；有多少魂銷目斷，是耶非耶？只她知道！

來者如仰高山——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，也許明日，也許今年，就揭卸病的細網，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！

天國泥犂，任她幻擬：是泛入七寶蓮池？是參謁白玉帝座？是歡悅？是驚怯？有天上的重逢，有人間的留戀，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，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，豈但爲我？牽及衆生，大哉生命！

這一切，融合着無限之生一刹那頃，此時此地的，宇宙中流動的光輝；是爲憂，是澈悟，都已宛宛氤氳，超凡入聖——

萬能的上帝，我誠何福？我又何辜？……

(4)

心血來潮，如聽精靈呼喚，從昏迷的睡中，旋風般翻身起坐——
鈴聲響後，屋門開了，接着牀前一陣慘默的忙亂。

狂潮漸退——醫生凝立視我無語，看護捧着磁盤，眼光中帶着未盡的驚惶。我精神全廢，心裏是澈底的死去般的空虛。頰上流着的清淚，只是眼眶裏的一種壓迫，不是從七情中的任一情來的。

最後彷彿的尋見了我自己是坐着，半縛半圍的擁倚在牀闌上，胸前繫着一個大冰囊。注射過的右臂，麻木隱痛到不能轉動，然而我也沒有轉動的意想。

心血果然凝而不流，飄忽的靈魂，覺出了軀殼的重量。這重量層層下沉，軀殼壓在牀闌上，牀闌壓在樓屋上，樓屋又壓在大地上。

凝結沉重之中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。人們已退盡。床側的燈光，是調節到只能看見室內一切的模糊輪廓為止，——其實這時我自己也只剩一個輪廓！

我連閉目的力量都沒有——然而我竟極無端的見了一個夢。

我在層層的殿閣中緩緩行走，卻總不得踏着實地，軟綿綿的在雲霧中行。

不知走了多遠，到了最末層；猛抬頭看見四個大字的金匾是「得大自在」，似乎因此覺悟了這是京西臥佛寺的大殿。

不由自主的還是往上走，兩廡下忽然加深，黑沉沉的，兩邊忽然奏起音樂，

卻看不見一個樂人。那聲音如敲繁鐘，如吹急管，天風吹送着，十分的錯落淒緊！我夢中停足傾耳，自然讚歎，「這是『十番』，」究竟還是東方的古樂動人！」更向裏走，殿中更加沉黑，如漆如墨，摸索着愈走愈深。忽然如同揭開殿頂，射下一道光明來，殿中洞然，不見了那臥佛的大像，後壁上卻高高的掛着一幅大白綾子，綴着青絨的大字，明白的是，「只因天上最高枝，開向人……」光梢只閃到「人」字，便砉然的掣了回去，我驚退，如露，如電，不斷的樂音中，我倏然的墜下無底深淵去……

無限的下墜之中，靈魂又尋到了軀殼：耳中還聽見十番，室中仍只是幾堆模糊的輪廓：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閃耀着——

我定一定神，我又微笑，週身仍是沉重冰結，心靈中卻來了一縷涼意，是知識來復後的第一個感覺——

天還未明，剛在右臂藥方消散之後，我掙扎着探身取了鉛筆，將夢中所見的十個字，欹斜的寫在一張小紙上，塞在浴衣的袋裏。

病到不知西東的時候，凍結的心魂，還有能力飛揚！——光影又只砉然的一

閃，「開向人……」之下，竟不知是些什麼，無論何時回憶起，都覺得有些惋惜。原也只是許多字形在夢中的觀念的再現，而上句「只因天上最高枝」這七個字，連綴得已似乎不錯。

（5）

「風浪要來了，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穩的！」

這兩句話不知甚時，也不知是從那一個侍者口中說出來的，一瞬時便在這幾百個青年中間傳播開了。大家不住的記念着，又報告佳音似的彼此談說着。在這好奇而活潑的心緒裏，與其說是防備着，不如說是希望着罷。

於是大家心裏先暈眩了，分外的凝注着海洋。依然的無邊閃爍的波濤，似乎漸漸的搖蕩起來，定神看時，卻又不見得。

我——更有無名的喜悅，暗地裏從容的笑着——

晚餐的時候，燈光依舊燦然，廣廳上杯光衣影，盈盈語笑之中，忽然看見那些白衣的侍者，托着盤子，欹斜的從許多圓桌中間掠走了過來，海洋是在動盪了。

！大家暫時的停了刀叉，相顧一笑，眼珠都流動着，好像相告說，『風浪來了！』——這時都覺出了船身左右的搖擺。

我沒有言強，又滿意的一笑。

餐後回到房裏——今夜原有一個談話會——我徐徐的換着衣服，對鏡微謳，看見了自己鏡中驚喜的神情。如同準備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請的，對酌的一個夜宴，又如同磨劍赴會，對手是一個聞名的健者，而自己卻有幾分勝利的把握。

預定夜深纔下艙來，便將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
出門一笑，廳中幾個女伴斜坐在沙發上，燈光下嬌情地談笑着，笑聲中已帶暈意。一路上去，遇見許多挾着氈子，笑着下艙來的同伴，笑聲中也有些暈意。

我微笑着走上艙面去，琴旁坐着站着還圍有許多人。我拉過一張椅子，坐在玲的旁邊；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說，『風浪來了！』

彈琴的人左右傾欹的雙腕仍是彈奏着，唱歌的人，手扶着琴臺笑着唱着，忽然身不自主一溜的從琴的這端滑到那端去。

大家都笑了，笑聲裏似都不想再支持，於是漸漸的四散了。

我轉入交際室，談話會的人都已在裏面了，大家團團的坐下，屋裏似乎很鬱悶。我覺得有些人面色很無主，掩着口盛然的坐着——大家都覺得在同一的高度中，和室內一切，一齊的反側欹斜。

似乎都很勉強，許多人的精神，卻用到暈眩上了！彷彿談起愛海來，華問我爲何愛海？如何愛海？——我漸漸的覺得快樂充溢，怡然的笑了。並非喜歡這問題，是喜歡我這時心身上直接自海得來的感覺，我笑說，「愛海是這麼一點一分的積漸的愛起來的……」

未及說完，一個同伴，掩着口顫頓的走了出去。

大家又都笑了。笑聲中，也似乎說，「我們散了罷！」卻又都不好意思走，斷斷續續的仍舊談着，我心神已完全的飛越。似乎水宮赴宴的時間，已一分一分的臨近；比試的對手，已一步一步的仗着劍向着我走來。但我還天一句地一句的說着，「文藝批評。」

又是一個同伴，掩着口顫頓地走了出去——於是兩個，三個……

我知道是我說話的時候了，我笑說，「我們散了罷，別爲着我大家拘束着！」

『一面先站了起來。』

大家笑着散開了。出到艙外，燈影下竟無一人，欄外只聽得濤聲。全船想都睡下了，我一笑走上最高層去。

迎着海風，掠一掠鬢髮，模糊搖撼之中，我走到欄旁，放倒一個救生圈，抱膝坐在上面，遙對着高豎的煙囪與桅檣。我看見船尾的欄干，與暗灰色的天末的水平線，互相重疊起落，高度相去有五六尺。

我凝神聽着四面的海潮音。仰望高空，桅尖指處，只一兩顆大星露見。——我的心魂由激揚而寧靜，由快樂而感到莊嚴，海的母親，在洪濤上輕輕的簸動這大搖籃。幾百個嬰兒之中，我也許是個獨醒者……

我想到母親，我想到父親，憶起行前父親曾笑對我說，『這番橫渡太平洋，你若暈船，不配作我的女兒！』

我寄父親的信中，曾說了這幾句：『我已受了一回風浪的試探。爲着要報告父親，我在海風中，最高層上，坐到中夜。海已證明了我確是父親的女兒。』

其實這又何足道？這次的航程，海平如鏡，天天是輕風習習，那夜僅是五六

尺上下的震盪。侍者口中誇說的風浪，和青年心中希冀驚笑的風浪，比海洋中的實況，大得多了！

（6）

從來未曾感到的，這三夜來感到了，尤其是今夜！——與其說「感」不如說「刺」——今夜感到的，我懇願的希望這一生再也不感到！

陰歷八月十四夜晚，晚餐後同一位朋友上樓來，從塔窗中，她忽然讚賞地喚我看月。擦開幔子，我看見一輪明月，高懸在遠遠的塔尖，地上是水銀瀉地般的月光，我心上如同着了一鞭，但感覺還散漫模糊，只惘然地也讚美了一句，便回到屋裏，放下兩重簾子來睡了。

早起一邊理髮，忽又惘惘地憶起昨夜的印象，我想起「……看月多歸思，曉起開籠放白鷗」這兩句來，如有白鷗可放，我昨夜一定開籠了，然而她縱有雙飛翼，也怎生飛渡這浩浩萬里的「太平洋？」我連替白鷗設想的希望都絕了的時候，我覺得到了最無可奈何的境界！

中秋日，居然晴明，我已是心懾，儀又歡笑的告訴我，今夜定在湖上泛舟，我尤其黯然！但這是沿例，舊同學年年此夜請新同學盪舟賞月，我如何敢言語？

黃昏良來召喚我時，天竟陰了，我一邊和她走着，說不出心裏的感謝，

我們七人，坐了三隻小舟，一篙兒點開，緩緩從橋下穿過，已到湖上。

四顧廓然，湖光滿眼，環湖的山黯青着，湖水也翠得很淒然。水底看見黑雲浮動，湖岸上的秋葉，一叢叢的紅意迎人，幾座樓臺在遠處，旋轉的次第入望。

我們盪到湖心，又轉入水枝低亞處，錯落的談着，不時的仰望雲翳的天空。雲彩只嚴遮着，月意杳然。——『千金也買不了她這一刻的隱藏！』我說不出的心裏的感謝。

雲影只嚴遮着，月意杳然，夜色漸漸逼人，湖光漸隱。幾片黑雲，又橫曳過湖東的叢樹上，大家都悵悵，說。『無望了！我們回去罷！』

歸棹中我看着舟尾的秋。她在槳聲裏，似吟似歎的說，『月呵！怎麼不做美呵！』她很輕巧的又笑了，我也報她一笑。——這是「釋然」，她那兒知道我的心緒？

到岸後，還在隄邊留連仰望了片晌。——我想，『真可憐——中秋夜居然逃過了！』人人悵惘的歸途中，我有說不盡的心裏的感謝。

十六夜便不防備，心中很坦然，似乎忘卻了。

不知如何，偶然敲了樓東一個朋友的室門，她正滅了燈在窗前坐着。月光滿室！我一驚，要縮回也來不及了，只能聽她起身拉着我的手，到窗前來。

沒有一點缺憾！月兒圓滿光明到十三分。我默然，我咬起唇兒，我幾乎要進出一兩句詛咒的話！

假如她知道我這時心中的感傷，是到了如何程度，她也必不忍這般的用雙臂圍住我，逼我站在窗前。我慘默無聲，我已拚着鼓勇去領略。正如立近萬丈的懸崖，下臨無際的酸水的海。與其徘徊着驚悸亡魂，不如索性縱身一躍。死心的去感覺那沒頂切膚的辛酸的感覺。

我神搖目奪的凝望着：近如方院，遠如天文臺，以及周圍的高高下下的樹，都遍射得看出了紅，藍，黃的顏色。三個綠半球針竿高指的圓頂下，不斷的白圓穹門，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，如墨線畫的一般的清晰。十字道四角的青草，青

得四片綠絨似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也沒有這樣的分明呵，何況這一切都浸透在這萬里迷濛的光影裏……

我開始的詛咒了！

鄉愁麻痺到全身，我掠着頭髮，髮上掠到了鄉愁：我捏着指尖，指上捏着了鄉愁，是實實在在的軀殼上感着的苦痛，不是靈魂上浮泛流動的悲哀！

我一翻身匆匆的辭了她，回到屋裏來。桌上匆匆的用手絹蒙起了嵌着父親和母親相片的銀框。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書來，扶着頭苦讀——茫然的翻了幾十頁，我實在沒有氣力再敷衍了，推開書，退到牀上，萬念俱灰的起了嗚咽。

我病了——

那夜的驚和感，如夏空的急電，奔騰閃掣到了最高尖。過後回思，使我撫然歎異，而且不自信！如今反覆的感着鄉愁的心，已不能再飄起。無數的月夜都過去了，有時竟是整夜的看着，情感方面，却至多也不過「惘然」。

痛定思痛，我覺悟了明月為何千萬年來，傷了無數的客心！靜夜的無限光明之中，將四圍襯映得清晰浮動。使他澈底的知道，一身不是夢，是明明白白的去

國客遊。一切離愁別恨，都不是淡蕩的，猶疑的；是分明的，真切的，急如束溼的。

對於這事，我守了半年的緘默：只在今春與友人通訊之間，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後，我寫：『嗚呼！賞鑒好文學，領略人生，竟須付若大代價耶？』

至於代價如何，『嗚呼』兩字之後，藏有若干的傷感，我竟沒有提，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會問起。

(7)

我當然喜愛花草！

在國內時，我的屋裏雖然不斷的供養着香花，而剪葉添水的事，我却不常做，父親或母親走了進來，用手指按一按盆土，就嘖嘖的說，『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裏來，就是他們的末日到了！』

假如他二位老人家，說完這話就算了時，我自然不能再懶惰，至少也須敷衍：然而他們說完之後，提水瓶的提水瓶，拿剪刀的拿剪刀，若供的是水仙花，更

是不但花根，連盆連石子都洗了。我樂得笑着站在一旁看。

我決不是不愛花，也決不是懶惰。一來我知道我收拾的萬不及他們的齊整。

——我十分的信收拾花卉是一種藝術——二來我每每喜歡得個題目，引得父親和母親和我糾纏。但看去國後，我從未忘了替屋裏的花添水！我案頭的水仙花，在別人和我同時養起的，還未萌苗的時候，就已怒放，一剪一剪繁密的花朵，將花管帶得沉沉下垂，我用細繩將他們輕輕的束起。

花未開盡，我已病到醫院裏去，自此便隔絕了！只在一個朋友的小啓中，提了一句，『你的花，我已替你澆水了。』以後再無人提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問。但我在病榻上時時想起人去樓空，她自己在室中當然寂靜。閉壁樓夜間整齊燦爛的光明中，缺了一點，便是我黑暗的窗戶，暗室中再無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！

入山之後一日，開了朋友們替我收拾了送來的箱子，水仙花的綠盆赫然在內。我知道她在我臥病二十日之中，殘絀已盡，更無從『託微波以通詞，』我悵然——良久！

第三天，得了一個匣子，剪開束繩，白紙外一張片子，寫着

『無盡的愛，安娜』

紙內包捲着一束猩紅的玫瑰。珍重的插在瓶裏，黃昏時濃香襲人。

只過了一夜，我早起進來，看見花朵都低垂了，瓣兒憔悴得黑絨剪成的一般！才驚悟到這屋裏太冷，後面瑛的小樓上是有煖爐的，她需要花的安慰，她也配受香花供養，我連忙託人帶去贈了她。——聽說一夜的工夫，花魂又回轉了過來。

此後陸續又得了許多花，玫瑰也有，水仙也有，我都不忍留住。送客走後，便自己捧到瑛的樓裏。

想起聖卜生醫院室中不斷的繁花，我不勝神往。然而到了花我不能兩全的時候，我甯可刻苦了自己。我寂寞清寒的過了六十天，不曾犧牲一個花朵！

二月十六日，又有友人贈我六朵石竹花，三朵紅的，三朵白的，間以幾枝鳳尾草，那天稍暖，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，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，插好便放在屋裏的玻璃几上。

夜中見着瑛！我說：『又有一瓶花送你了！』她笑着謝了我。

回來欹在枕上，等着出到廊外之時，忽然看見了几上的幾朵石竹花，那三朵白的，到不覺得怎樣，只那三朵紅的，紅得異樣的可憐！

燦然的燈下，紅絨般的瓣兒，重疊細碎的光豔照眼，加以花旁幾枝鳳尾草的細綠的葉圍繞着，交輝中竟有殢人的意味。

這時不知是「花」可憐，還是「紅」可憐，我心中所起的愛的感覺，很模糊而濃烈……

『我不想再做傻子！周圍都是白的，周圍都是冷的，看不見一點紅豔與生意，這般的過了六十天，何自苦如此？』

我決定留下她！

第二天早起，瑛問我，『花呢？』我笑而不答。

今日風雪。我擁氈坐在廊上，回頭看見這幾朵花，在門窗洞開的室中，玻璃几上，迎着朔風，瑟瑟而動，我不語。

進去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來，又到廊上。翻開書頁，覺得連紙張都是冰凍的。我抬起頭來望着那幾朵寒顫的花——我又不語。

晚上，這幾朵已憔悴損傷，瓣邊已蕉黃了！悼惜已來不及，我已犧牲了她。偶然拿起筆來，不知是弔慰她，還是爲自己文過，寫了幾行：

幾曾願揮塵開去？

雪冷風寒——

不忍挽柔弱的花枝，

來陪我禁受。

顧惜了她們

逼得我忘懷自己。

真是何苦來？

石竹花？

無情的朋友，又打發了

穠豔的你們

來依傍冷幽的我！

辭却瓶碎花凝，

也做一回殘忍的事罷！

山中兩月，

澈骨的清寒，

不能再……

到此意盡，筆兒自然的放下只扶頭看着殘花出神。

以後也曾重寫了三五次，只是整湊不起來。花已死去，過也不必文，至今那張稿紙，還隨便的夾在一本書裏。

(8)

是除夜的酒後，在父親的書室裏。父親看書，我也坐近書几，已是久久的沉默——

我站起，雙手支頤，半倚在几上，我喚，「爹爹！」父親抬起頭來，「我想看守燈塔去。」

父親笑了一笑，說，「也好，整年整月的守着海——只是太冷寂一些。」說

完仍看他的書。

我又說，『我不怕冷寂，真的，爹爹！』

父親放下書說，『真的便怎樣？』

這時我反無從說起了！我聳一聳肩，我說，『看燈塔是一種最偉大，最高尚，而又最有詩意的生活……』

父親點頭說，『這個自然！』他往後靠着椅背，是預備長談的姿勢。這時我們都感着興味了。

我仍舊站着，我說，『只要是一樣的爲人羣服務，不是獨善其身：我們固然不必避世，而因着性之相近，我們也不必避「避世！」』

父親笑着點首。

我接着，『避世而出家，是我所不屑做的，奈何以青年有爲之身，受十分供養？』

父親只笑着。

我勇敢的說：『燈臺守的別名，便是「光明的使者。」他拋離田里，犧牲了

家人骨肉的團聚，一切種種世上耳目紛華的娛樂，來整年整月的對着渺茫無際的海天。除却海上的飛鷗片帆，天上的雲涌風起，不能有新的接觸。除了駭蕩的海風，和島上厓旁轉青的小草，他不知春至。他拋却「樂羣」，只知「敬業」……」

父親說，「和人羣大陸隔絕，是怎樣一種犧牲，這情緒，我們航海人真是透澈中邊的了！」言次，他微歎。

我連忙說，「否，這在我並不是犧牲！我晚上舉着火炬，登上天梯，我覺得有無上的倨傲與光榮，幾多好男子，輕侮別離，弄潮破浪，狎習了海上的腥風，驅使着如意的桅帆，自以爲不可一世，而在狂飆濃霧，海上山立之頃，他們却蹙眉低首，捧盤屏息，凝注着這一點高懸閃爍的光明！這一點是警覺，是慰安，是導引，然而這一點是由我燃着！」

父親沉靜的眼光中，似乎忽忽的起了回憶。

「清明之日，海不揚波，我抱膝沙上，悠然看潮落星生。風雨之日。我倚窗觀濤，聽浪花怒撼崖石。我閉門讀書，以海洋爲師，以星月爲友，這一切都是不變與永久。」

『三五日一來的小艇上，我不斷的得着世外的消息，和家人朋友的書函；似暫離又似永別的景況，使我們永駐在「的的如水」的情誼之中。我可讀一切的新書籍，我可寫作，在文化上，我並不會與世界隔絕。』

父親笑說，『燈塔生活，固然極其超脫，而你的幻像，也未免過於美麗。倘若病起來，海水拍天之間，你可怎麼辦？』

我也笑道，『這個容易——一時慮不到這些！』

父親道，『病只關你一身，誤了燃燈，却是關於衆生的光明……』

我連忙說，『所以我說這生活是偉大的！』

父親看我一笑，笑我詞支，說，『我知道你會登梯燃燈；但倘若有大風濃霧，觸石沉舟的事，你須鳴槍，你須放艇……』

我珍重的說，『這一切，尤其是我所深愛的。爲着自己，爲着衆生，我都願學——』

父親無言，久久，笑道，『你若是男兒，是我的好兒子！』

我走近一步，說，『假如我要得這種位置，東南沿海一帶。爹爹總可爲力』

父親看着我說，「或者……但你爲何說得這般的珍重」

我肅然道，「我處心積慮已經三年了！」

父親歛容，沉思地撫着書角，半天，說，「我無有不贊成，我無有不爲力。爲着奔波離家，吸受海上腥風的航海者，我忍心捨遣我唯一的弱女，到島山上點起光明。但是，唯一的條件，燈臺守不要女孩子！」

我木然勉強一笑，退坐了下去。

又是久久的沉默——

父親站起來，慰安我似的，「清靜偉大，照射光明的生活，原不止燈臺守，人生寬廣的很！」

我不言語。坐了一會，便掀開簾子出去。

弟弟們站在院子的四隅，燃着了小爆竹。彼此拋擲，歡呼聲中，偶然有一兩支擲到我身上來，我只笑避——實在沒有同他們追逐的心緒。

回到臥室，黑沉沉的歪在床上。除夕的夢縱使不靈驗，萬一能夢見，也是慰情聊勝無。我一念至誠的要入夢，幻想中畫出環境，暗灰色的波濤，巋然的白

塔……

一夜寂然——奈何連個夢都不能做！

這是兩年前的事了，我自此後，禁絕思慮，又十年不見燈塔，我心不亂。

這半個月來，海上瞥見了六七次，過眼時只悄然微歎，失望的心情，不願他再興起，而今夜濃霧中的獨立，我竟極奮迅的起了悲哀！

絲雨濛濛，我走上最高層，倚着船欄，忽然看見天幕下，四塞的霧點之中，夾岸兩嶂淡墨畫成似的島山上，各有一點星光閃爍——

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，這兩點星光，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約起伏。光線穿過霧層，瑩然，燦然，直射到我的心上來，如招呼，如接引，我無言，久——久，悲哀的心絃，開始的策策而動！

有多少無情有恨之淚，趁今夜都向這雨點星光揮灑！憑吟嘯的海風，帶這兩年前已死的密願，直到塔前的光下——

從茲了結！拈得起，放得下，願不再為燈塔動，也永不作燈塔的夢，無希望的永古不失望，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，永古無悲哀！

願上帝祝福這兩個塔中的燃燈者！——願上帝祝福有海水處，無數塔中的燃燈者！願海水向他長綠，願海山向他長青！願他們知道自己是上無冠的帝王，只對他們，我願致無上的頌揚與羨慕！

(9)

只這般昏昏地，匆匆地別去，既不纏綿，又不悲壯，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！

頭一天午時，我就沒有上桌吃飯，弟弟們喚我，我躺在床上裝睡。聽見母親在外間說，罷了，不要惹她。」

傷了一會子的心——下午弟弟們的幾個小朋友來了，玩得鬧烘烘的。大家環着院子裏一個大蓮花缸跑，彼此潑水爲戲，連我也弄溼了衣襟。母親半天不在家，到西院舅母那邊去了，却吩咐廚房裏替我煮了一碗麵。

黃昏時又靜了下來，我開了琴旁的燈彈琴，好幾年不學琴了，指法都錯亂，我只心不在焉的反覆的按着。最後不知何時已停了彈，只倚在琴臺上，看起琴譜來。

父親走到琴邊，說，『今晚請你的幾個朋友來談談也好，就請她們來晚餐。』我答應着，想了一想，許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，『星』雖遠些，還在西城。我就起到電話匣旁，摘下耳機來，找到她，請她多帶幾個弟妹，今夜是越人多越好。她說晚了，如來不及，不必等着晚餐也罷。那時已入夜，平常是『星』從我家歸去的時候了。

舅母走過來，『潛』也從家裏來了，我們都很歡喜，今夜最怕是有家人相對！『潛』說着海舟上的故事，和留學生的笑話，我們聽得很熱鬧。

廚丁在兩個院子之間，不住的走來走去，又自言自語的說，『九點了！』我從簾子裏聽見，便笑對母親說，『簡直叫他們開飯罷，廚師父在院子裏急得轉磨呢！——』『星』一時未必來得了』母親說，『你既請了她，何妨再等一會？』和我說着，眼却看着父親，父親說，『開來也好，就請舅母和『潛』在這里吃罷。我們家裏按時慣了，偶然一兩次晚些，就這樣的雞犬不甯！』

我知道父親和母親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吃飯，如今有舅母和『潛』在這里，和『星』來一樣，於是大家都說好——紛紜語笑之中，我好好吃了一頓晚飯。

飯後好一會，「星」纔來到，還同着「憲」和「宜」，我同「悌」迎了出去，就進入客室。

話別最好在行前八九天，臨時是「話」不出來的。不是輕重顛倒，就是無話可說，所以我們只是東拉西扯，比平時的更淡漠，更無頭緒，我一句也記不得了。

只記得一句，還不是我們說的。

我和「星」「宜」在內間，「悌」陪着「憲」在外間，只隔一層窗紗，小孩子談得更熱鬧。

「星」忽然搖手，聽了一會，笑對我說，「你聽你小弟弟和「憲」說的是什麼？」我問，「是什麼？」她笑道，「他說，「我姊姊走了，我們家裏，如同丟了一顆明珠一般！」她說着又笑了，「宜」也笑了，我不覺臉紅起來。

——我們姊弟平日互相封贈的徽號多極了！什麼劍客，詩人，哲學家，女神等等，彼此混認着，那里是好意？三分親愛，七分嘲笑，有時竟等於怨謗，一點經緯都沒有的！比如說父親或母親偶然吩咐傳遞一件東西，我們爭着答應，

自然有一個捷足先得，偶然得了誇獎，其餘三個怎肯干休？便大家站在遠處，點頭讚歎的說，「孝子！真孝順！『二十四孝』加上你，二十五孝了！」結果又引起一番爭論。

這些事只好在家裏通行，而童子無知，每每在大庭廣衆之間，也弄假成真的說着，總使我不好意思——

我也只好一笑，遮掩開去。

舅母和「潛」都走了，我們便移到中堂來，時已夜午，我覺得心中煩熱，竟剖開了一隻大西瓜。

弟弟們零零落落的都進去了，再也不出來。「憲」沒有人陪，也有了倦意。

「星」說，走罷，遠得很呢，明天車站上送你！」說着有些淒然。——豈知明天車站上並沒有送着，反是半個月後送到海舟上來，這已是我大夢中的事了！

送走了她們，走入中間，弟弟們都睡了，進了內室，只父親一人在燈下，我問媽媽呢，父親說睡下了。然而我聽見母親在牀上轉側，又輕輕的咳嗽，我知道她不願意和我說話，也就不去揭帳。

默然片晌，——父親先說些閒話，以後慢慢的說，『我十七歲離家的時候，祖父囑咐我說，「出外只守着三個字：勤，慎，……」』

沒有說完，我低頭按着胸口——父親皺眉看着我，問，『怎麼了？』我說，『沒有什麼，有一點心痛……』

父親嘆了一口氣，站起身來，說，『不早了，你睡去罷，已是一點鐘了。』回到屋裏，撫着枕頭也起了戀戀，然而一夜睡得很好。

早飯是獨自吃的，告訴過母親到修府和女青年會幾個朋友那里辭行，便出門去了。又似匆匆，又似挨延的，近午纔回來。

入門已覺得淒切！在院子裏，弟弟們攔住我，替我攝了幾張快影，照完我逕入己室，扶着書架，淚如雨下。

舅母抱着「小因」來了，說，『「小因」來請姑姑了，到我們那邊吃餃子去！』我連忙強笑着出來，接過「小因」，偎着她。就她的肩上，印我的眼淚——便跟着舅母過來。

也沒有吃得好；我心中的酸辛，千萬倍於蘸餃子的薑醋，父親踱了過來，一

面逗「小因」說笑，却注意我吃了多少，我更支持不住，淚落在碗裏，便放下筷子。舅母和嫂嫂含着淚只管讓我，我不顧地站了起來……

回家去，中堂裏正撤着午餐。母親坐在中間屋裏，看見我，眼淚便滾了下來，我那時方寸已亂！一會兒恐怕有人來送我，與其左右是禁制不住，有在人前哭的，不如現在哭。我叫了一聲『媽媽』，挨坐了下去。我們冰涼顫動的手，緊緊的互握着臂腕，嗚咽不成聲！——半年來的自欺自慰，相欺相慰，無數的忍淚吞聲，都積攢了來，有今日恣情的一慟！

鴉雀無聲，沒有一個人來勸，恐怕是要勸的人也禁制不住了！

我釋了手，臥在牀上，淚已流盡，閉目躺了半晌，心中倒覺得廓然，外面人報「潛」來了，母親便走了出去。小朋友們也陸續的來了，我起來洗了臉，也出去和他們從容的談起話來。

外面門環響，說，『馬車來了』，小朋友們都手忙腳亂的先堆出自行車去，「潛」拿着帽子，站在堂門邊。

我竟微笑了！我說，『走了！』向空發言似的，這語聲又似是從空中來，入

耳使我驚懾。我不看着任一個人，便掀開簾子出去。

極迅疾的！我只一轉身，看見「涵」站在窗前，只在我這一轉身之頃，他極酸側的瞥了我一眼，便回過頭去！可憐的孩子！他從昨日起未曾和我說話，他今天連出大門來送我的勇氣都沒有！這一瞥眼中，有送行，有抱歉，有慰藉，有無限的別話，我都領會了！別離造成了今日異樣懂事的一個他！今天還是他的生日呢，你無情的姊姊連壽麵都不吃，就走了！……

走到門外，只覺得車前人山人海，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來了，我却不曾看見母親。不知是我不敢看她，或是她隱在人後，或是她沒有出來。我看見舅母，嫂嫂，都含着淚。連站在後面的「白」和「張」，說了一聲『一路平安！』聲音都哽咽着，眼圈兒也紅了。

坐車，騎車的小孩子，都啓行了。我帶着兩個弟弟，兩個妹妹，上了車，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。馬一揚鬃，車輪已經轉動。只幾個轉動，街角的牆影，便將我親愛的人們和我的，相互的視線隔斷了……

我又微笑着向後一倚。自此入夢！此後的都是夢境了！

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別，既不纏綿，又不悲壯，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

！

然而只這昏昏地匆匆地一別，便把我別到如雲的夢中！九個月來懸在雲霧裏，眼前飛掠的只是夢幻泡影，一切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，法，都很異樣，很麻木，很飄浮。我掙扎把握，也撮不到一點真實！

這種感覺不是全然於我無益的，九個月來，不免有時遇到支持不住的事，到了悲哀宛轉，無可奈何的時節，我就茫然四顧的說，『不管他罷，這一切原都在夢中呢！』

就是此刻的突起的鄉愁，也這樣迷迷糊糊地讓他過去了！

（10）

只是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別，既不纏綿，又不悲壯；然而前天我追寫的時候，我的眼淚流的比筆尖移動得還快！亭中寂寂，濃密的松枝外，好鳥時鳴，嫣紅紫開遍；而我除了膝上的紙筆，和一方濕透的紗巾外，看不見別的！

我寫時不須思索，沒有着力，而回憶如大河泛決，奔越四流。我恨不能百管齊下，同時描述了，每一段時間，每一個人，每一端思念！

我寫時因嗚咽而中斷了好幾次，歸結只寫了顧一失百的那一篇，而那一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無盡，每一小段都能演繹到千萬言！

文藝既憑藉着主觀的欣賞，我寫時如雨的眼淚，未必能普遍的感動了世間一切有情。但因着字字真切的本地風光，在那篇中提名的人，決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憶，而終於墜淚，第一個人就是我的母親！

我這道寄回這幾篇去，我不能伴她同讀，引動她的傷感後，不能有即時笑語的慰藉，我誠何心？

然而不須感傷，我至愛的母親！我靈魂是軀殼的主宰，別離之前，雖不知離愁深刻到如斯，而未嘗不知別離之苦。我要推却別離，沒有別離敢來挽我。爲着人生，我曾自願不住的揮着別淚，作此「弱遊！」

別的不說，只這昏昏地匆匆地一別，先在世上絕對的承認了一個「我」的存在，爲幸已多！

鄉愁每深一分，「我」的存在就證實了一分，——何以故？因我確有個感受痛苦的心靈與軀殼故！

既承認了「我」，就不能不承認宇宙中無量數的「他」，更不能不承認了包羅一切的「生命」，以及生命中的一切。

我既絕對承認了生命，我便願低頭去領略，我便願遍嘗了人生中之各趣，人生中之各趣我便願遍嘗！——我甘心樂意以別的淚與病的血爲餐，推開了生命的宮門。

我曾說：

『別離碎我爲微塵，和愛和愁，病又把我團捏起來，還敷上一層智慧。等到病叉手退立，仔細端詳，放心走去之後，我已另是一個人！』

她已漸遠漸杳，我雖沒有留她的意思，望着她的背影，却也覺得有些淒戀。我起來試走，我的軀體輕健；我舉目四望，我的眼光清澈。遍天涯長着萋萋的芳草，我要從此走上遠大的生命的道途——感謝病與別離。二十餘年來，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。』

所以，不須傷感，我至愛的母親！憑着血與淚，我已推開了生命神秘的宮門。因着鉅大的代價，我從此要領受人生，享樂人生。

不須傷感，我至愛的母親！悲哀只是一霎時，我的青春活潑的心，決不作悲哀的留滯。日來漸慣了單寒羈旅，離愁已淺，病緣已斷；只往事忽忽追憶，難得當日哀樂縱橫，貽我以抒寫時的灑落與回味！

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！往事的追寫，決不會摧耗了我的精神。有把筆的可能，總未到悲哀的極致，母親寄我的信中曾有：

「除夕我因你不在，十分難過，就想寫信，提起筆來，心中一陣難受，又放下了筆，不能再寫……」可知到了悲極，決無能力把筆！我只灑灑落落寫來；寫完心釋。投筆之後，就讓他從此成爲「往事」，不予以多一刻的留連！

往事願都撇在一邊！——現在我收了紙筆，要在斜陽中下了山亭！春光真明媚，芊芊無際的山坡上，開了萬樹不知名的黃的，白的，紅的，紫的花，內中我只認得櫻花已開，丁香已含苞，楊柳的嫩黃，與松枝的深綠，襯以知更雀的紅胸，真是異樣的鮮明！此行循着「紫羅蘭路」，也許採些野花歸去。

“相繼介紹”

讀了這部“往事”，後的一部“冰心偉大著作”，

“冰 心 文 選”，

篇篇新鮮文章！句句深刻情味！

“內容，充滿了畫意詩詞”書中，獻供你無數幻滅

“這部冰心文選，

讀過的更可再讀真是百讀不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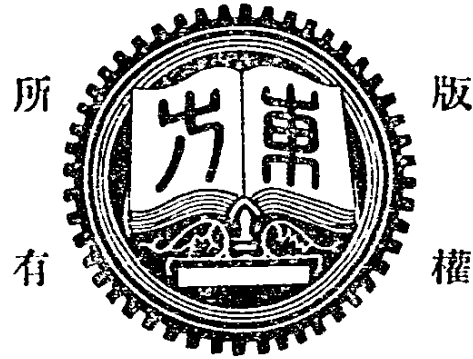
看過的更可再看真是百看不倦

讀了“往事”，的人們尤不可不看這部“冰心文選”，

◁定價五角特價七折▷

奉天東方書店出版

康德六年一月廿日印刷
 康德六年二月十日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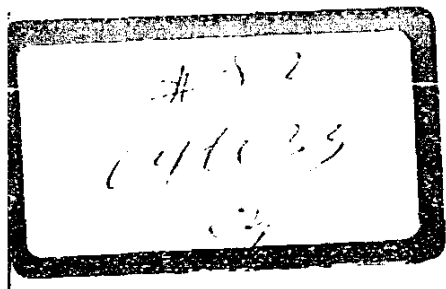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往 事 ▼

【定價國幣二角五分】

印	印	發	發	編
刷	刷	行	行	輯
所	人	所	人	人
關	董	東	何	朱
東	致	方	一	楠
印		書		
書		店	鳴	秋
館	榮			

奉天市鼓樓南路西三號
 奉天市鼓樓南路西三號
 奉天市鼓樓南路西三一號
 奉天市鼓樓南路西三一號



\$25